



春華階級譜

中共春華山人民公社委員會
春華山人民公社貧農下中農協會 編

春 华 阶 级 谱



中共春华山人民公社委员会 編
春华山人民公社貧农下中农协会
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·长沙

插图：曹振寰

编号：(湘)2622

春 华 阶 级 谱

編 者：中共春华山人民公社委员会
春华山人民公社贫农下中农协会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壹号)

长 沙 市 新 村 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
长 沙 市 兴 隆 口

发行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：2 5/16 插頁：1

字数：33,000

1964年7月第 一 版

196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—10,100

序 言

这本书是长沙县春华山公社从阶级谱中选出来的。

春华山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由公社党委、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组织，发动群众编成了大队和公社的阶级谱。阶级谱包括本队、本社的简史；包括一部分贫、下中农的家史记录；还包括全队、全社分户的阶级成分清册。他们把阶级谱作为阶级斗争的史料，规定要永远保存，定期续谱；他们把阶级谱作为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，规定要经常拿出来学习和温习。他们这种做法，是留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好方法。

这本书里，虽然只是农村阶级斗争中一些普通的故事，文字也比较简略，但可贵的是农民自己的文章，记载了他们血和泪的回忆和当家作主的喜悦，是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传统留传下去的生动纪实，是他们阶级感情迸裂的火花。每篇材

料都饱含着对旧社会的控诉,和对新社会的热爱;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,和对阶级敌人的警惕;显示了贫、下中农高度的阶级自觉,和跟着党走的坚强决心。

这本书献给农村的读者,可以作为一面镜子。春华山贫、下中农的经历,正是我们大家的经历;他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,同样是我们共有的认识;他们把阶级斗争的传统留下去,同样也是我们共同的要求。

这本书献给青少年读者,可以作为一个活教材。春华山地区的今昔和十多户贫、下中农的遭遇,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老一辈受的苦难和老一辈干的事业,告诉我们如何认识阶级斗争,鼓励我们把阶级斗争的传统接到手。

关心和研究农村的人也可以看看这本书。春华山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人民公社,但是从一个小的地域里,可以观察到整个农村情况的伟大变迁。

这些,就是我介绍《春华阶级谱》一书的原因。

史 平

一九六四年五月

目 录

春华今昔·····	(1)
子子孙孙跟党走·····	(21)
我要留着讨米袋·····	(25)
我是扶着讨米棍长大的·····	(28)
一亩田·····	(33)
卖身记·····	(36)
三桩仇恨·····	(40)
不忘做长工的苦处·····	(45)
一副棺材 三年劳役·····	(49)
我立过活人碑·····	(53)
一张筒车·····	(56)
两代聋子·····	(60)
我父亲的一生·····	(63)
識破地主分子的两副嘴脸·····	(66)

春 华 今 昔

中共春华山人民公社委员会
春华山人民公社贫农、下中农协会

一九六三年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全社贫农、下中农回忆对比，诉苦思甜，大谈社史、村史、家史，各大队修了阶级谱，这是一桩大喜事。正如新塘大队南屋嘴片修谱大会上写的对子所形容的：“欢欣鼓舞，重修阶级谱；声震云霄，再庆翻身乐”。现在我们把全社的情况写出来，保存下去。我们自己可以经常拿出来回忆回忆，我们的子孙，可以经常拿出来学习学习。我们留下四句话：

代代相传，莫忘过去；人人发愤，建设春华。

春华山过去是个苦地方

现在的春华山，有二万六千亩田，二万亩山，田里出谷，山上出木，水里出鱼。全公社三千八百户，一万五千人，现在有吃有穿，欢欢喜喜地搞社会主义建设。可是过去的春华山是个什么样子呢？

春华山过去有两多：灾难多，穷人多。以春华大队为例，现在的一百二十四户中，当时就有六十四户做长工，有五十二户讨过米，有三户卖儿卖女，七十八人没有棉衣，十五户没有棉被。

那时，春华山的农民为什么这样穷呢？并不是地方不好，而是地主阶级、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些吸血鬼，把农民身上的血都吸干了。

“穷人头上两把刀，租子重来利息高。”地租剥削是穷人头上的头一把刀。

地主阶级霸占了大部分土地，高租重押，剥削农民。高峯大队二百二十八户中，地主富农只有十三户，却占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，占田亩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；贫雇农一百二十六户，只占田一百零五亩，占田亩总数的百分之六。地主胡海云一家就霸占了千多亩田，地主王沛林九代没有脱过鞋袜，地主陈世介每年收租两千多石，家里请三个长工、五个女工。

农民没有田，要到地主手里去租。每亩田每年，要交租两石四斗，每石租还要交一石谷的押金。农民往往是禾镰上壁，就没饭吃。碰上水旱年成，地主逼租，如狼似虎。夺佃，搜家，逼得农民卖儿卖女。新塘大队王长桂有年交不起地主彭瑞隆的租，

彭瑞隆坐着四人大轿到他家里，冲着他爹说：“利生跛子，作我的田想不交租，好大的狗胆！没有谷，拿东西作抵。”喊一声“来人，给我搜！”把屋里的猪赶走了，罾子里的几升黄豆、几升米也刮去了，王长桂一家眼泪巴巴。三联大队王丙坤的父亲交不起租，逼得把他兄弟两个作一百四十块光洋卖掉了。

大地主胡海云依靠地租剥削，二十年间由四十石租滚到一千石租。佃他的田，租子重，押金高。他拿了租子和押金又买田出租，“拿农民的拳头打农民的嘴”。农民没有一个不恨他，都叫他做“如意算盘”。

佃不起田的，便帮地主做长工。做长工更苦，是卖“阳寿”。吃的冷饭冷菜，听的冷言冷语，走的侧门，住的杂屋。这里至今还流传着一首长工歌，控诉了那时候长工们受压迫、受剥削的苦楚。

正月长工是新年，手拿白纸定工钱，长工要钱五吊五，
老板只出两吊钱，忍气吞声做一年。

二月长工倒春寒，脱衣扎裤把毡翻，冷水浸得骨头疼，
一身冻得战兢兢，长工莫想进火房。

三月长工下了田，箢箕扁担不离肩，脚跟冻成莧菜梗，
身上冒得好衣穿，长工难做实可怜。

四月长工插田忙，鷄啼狗咬就起床，壠中打了三个轉，
走得回来冒天光，老板还说晒早床。

五月长工是端阳，长工歇气看爹娘，爹是天来娘是地，
长工不是人养的，想起长工流眼泪。

六月长工見了新，老板杀猪百多斤，上头桌上紅燒肉，
下头桌上一碗蕪，骨头骨脑哄长工。

七月长工七月中，炎天暑热象蒸籠，中时要挑三担草，
夜里堆草汗淋淋，长工哪有歇凉工！

八月长工中秋节，老板丰收来賞月，月儿圓圓月儿缺，
长工还是单身客，想个堂客不易得。

九月长工是重阳，犁田种菜日夜忙，高粱豆子到处有，
老板吃的噴噴香，长工哪能把味尝！

十月长工正立冬，喂猪磨槽到三更，天亮要把飯搞熟，
晚上要把米来舂，百般苦楚磨长工。

冬月长工大雪天，长工伤风倒床边，老板连连发混气，
为何一病两三天！长工比狗不值钱。

腊月长工要过年，哀求老板付工钱，算盘打得哗哗响，
三除两扣倒欠钱，一年辛苦又归原。

象这样给地主做长工，不少的人做了一世，从
細时候放牛一直做到老。細伢子放牛，苦处更多，
地主这样说：“猫无夜饭，狗无中饭，放牛伢子冒早
饭。”地主把看牛伢子看得和猫、狗一样。

高利貸的剝削，是农民头上的另一把刀。

穷人借高利貸，是挖肉补疮。东林大队夏瑞
芳，父亲死时借了地主一副棺材，只值十五石谷，
地主逼他还了一条小牛，做了三年长工。在这三
年中，他帮地主拖树，地主竟得了六百石谷。官塘
大队地主胡少华，七头猪、十石谷起本，放債十一
年，除了全家大吃大喝，还有四百石谷放債，买了
二十亩田，起了七间房子，家里还存一百多石谷，
两百块光洋。

帝国主义的血债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两次侵占春华山。一九四三年在这里扎过一年多，欠下我们一笔大血债。

日本鬼子烧杀奸淫，无所不为。官塘大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杀死的就有一十八人，光春华山街上八月初一炸死的居民就有七个，大兴大队被鬼子强奸的妇女有二十八人。官塘大队的胡树林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被鬼子拉去抬轿子。鬼子象个肥猪，他抬不动，跌了一交。鬼子恼羞成怒，在他身上浇上洋油，活活地把他烧死了。

有气节的中国人，是不甘受侮辱的。兴龙大队王子禾的堂客被鬼子逼得没有办法，抱着小孩跳塘自杀了。王子禾气得要找鬼子拚命。发元大队雷家大屋在鬼子去抢劫时，被青年人打伤两个，吓跑两个。以后鬼子就再不敢到那里去了。

水旱灾害連年不断

解放前，浏阳河是个大祸。那时流传：“浏阳河里一个鬼，三天麻雨发大水；浏阳河里一个神，晴得三天旱死人。”沿河一带的田，一年要旱二十多

天的水，若是天旱年成，插秧上岸，水車就要日夜转。

壬午年(一九四二年)，五月十八发头河大水，七月初三发二河大水，洪水来势凶猛，现在春华、九如、大明、东林、官塘、高峯、新塘刘家园一带都是汪洋一片。大明大队二十一个屋场被冲得只剩下两间房。这一年，田里只收得三成，好多人都从此破产了。现在春华大队的石甫生、石双全等八户，就流落外乡讨米、做长工，一直到解放后才回来。地主、资本家却趁火打劫，发灾荒财。春华山街上粉铺老板在荒年做蚕豆生意，赚了好多钱。王寿西挨地四个布(值八石谷)起本，放高利贷，这一年连本带利就滚到二十四石谷。

一九四六年又遭天旱。天旱只有车水。可是塘里的水是人家的，打河车又要人工，哪里车得起！眼巴巴的看着禾苗被干死，当时好多人都急得哭。

官 匪 横 行

国民党、土匪是替封建地主保镖的。乡长、保长本人就是地主，或是地主的狗腿子。县政府、乡公所、保办事处是地主的“本家”，是穷人的死对头，苛捐杂税、抽丁派款，弄得人人切齿，个个痛

恨。大兴大队石庚全为躲壮丁立“活人碑”，~~是逃兵~~，
为躲壮丁设假灵牌，潘八爹养个儿子，怕插壮丁，
以男报女。石塘大队雷向成四兄弟，三年中了三个
壮丁签，送礼请客花了不少冤枉钱，还是逼得弟弟
离乡别井，一直杳无音信。

那时土匪多如牛毛。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
六年，这里有十三部它子军：张部、毕部、刘部等
等。它子军是官又是匪。见人就捉，见东西就抢，真
是作恶多端。人们是这样骂他们的：

它子军过路身，十里路上草不生；

它子军跌个弯，家家户户一扫光。

一九四五年闹得最凶，田里冒得人敢做工夫。
有水干死田。王寿全踩田踩了一半，碰着张部拉
伕，他就跑，它子军就追着打，逼得他躲到沅江去
了。那半边田始终没有踩完。

“圈子会”也凶得很。圈子会头子称王称霸，坑
害人民。

胡松云是圈子会的虎威大爷，霸占了胡华松
的堂客，逼得胡华松跑了湖北。胡汉湘只说了一
句，“胡松云也太不应该了。”胡松云就密令圈子会
的人深更半夜将胡汉湘抓到大鱼塘九龙山上，先
割了鼻子，再挖掉眼睛，砍掉两手，斩去下身，把尸

首绑上石头丢在井里。

那时节，真是个昏天黑地的鬼世界。

春华有光荣的革命历史

贫农、下中农受不了统治阶级的剥削、压迫，总想革命。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搞了一场。

那时叫办农民协会，起蒂的是共产党员罗建山，朱少希、胡石泉。他们在新塘坵成立了党支部，发展了一百多个党员。一九二六年四月，成立了春华山农民协会。东至龙王庙，西至望仙桥，包括现在黄花公社和谷塘公社一些地方，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，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封建势力。

过去大家怕土豪劣绅，兴了农民协会，大家就不怕了，遇到那些不守法的，还要提到农民协会审问，罚他们游团。游过团的有杜少墨、张鼎太，潘真孚、胡寿生等二十多人。高乔坪团总粟甫成，原先神气得很。农民协会去捉他，吓得他躲在猪粪池里，捉出来一身都是屎。土豪劣绅再冒得神气了。

农民协会禁止歪风邪气，赌钱打牌都禁住了。

农民协会还办了合作社。合作社设在春华山街上，资本家一斤盐要卖百把个钱（铜元），合作社

只卖六十个錢。

农民协会还组织了纠察队，有一千多枝梭镖，漆得红通通的。队员穿的青衣青裤，打的青裹腿，戴的大斗篷，威风凛凛，地主恶霸好远看见了，就吓得战战兢兢。

农民协会搞了十四个月，一九二七年五月，反革命叛乱，罗建山被杀害了。农民协会的其他领导人有的牺牲了，有的转移出去了。革命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永远记得这件事。从这时候开始，我们知道要翻身就只有跟着共产党搞革命。我们坚决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，革命一定会胜利的。

出了苦海 得到翻身

一九四九年春华山解放了，我们翻身了，红旗又树起来了。

一九五〇年春，人民政府派干部领导我们减租反霸，成立了农会，进行了反霸斗争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，春华山开始土地改革。土改干部下来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，全社扎的根子共有五百三十二个，象现在的社、队干部胡华鸿、曹德华、朱子干、王松柏、胡龙生都是这一批扎下的根

子。那时，我们贫农斗地主最坚决，民兵夜夜放岗哨。王松柏巡夜走到实竹垵，跌得一身水湿，顾不得回去换衣，烧个稻草烤一下又起身。他带头到地主家里没收财产，地主王沛林把九百块光洋埋在牛栏里，大家都不晓得，就是王松柏发动了贫农，把钱取了出来的。有的地主逃到外面去了，民兵就积极去抓。新塘南屋嘴的地主“彭五老爷”远逃到南县，也被民兵抓了回来。

地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，千方百计地进行抵抗。一九五〇年初，石塘铺的地主王菊松，就搞假农会，拖起菜刀要杀工作干部。土改时，我们贫农起来了，假农会取消了，有的地主又企图用小恩小惠、用美人计来腐蚀我们，有的顽固抵抗，死不认罪。栗山大队地主胡顺成，拿两把剪刀插在田里，想刺伤农民。杜意芳土改前早就把田契照抄了一份藏在屋簷下，土改中谁分了他的田，他都记上账，只等以后“变天”。

斗争地主搞得热火朝天。石塘斗王新塘，发元斗胡耕年，都开了千多人的大会。上台控诉王新塘罪恶的有百把人。王新塘七兄弟都是恶霸头子，叫“王氏活雷公”。土改中，镇压了四个。农民伸了冤，报了仇。